

小北门、藕池和青林寺

欧阳玲燕

六岁那年，我随父母搬到了望江县城，在小北门安家。父亲插队农村十几年后，终于回到了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但对我来说，这个地方完全陌生。

小北门路面由纯天然的青石板铺砌而成，三四米宽，窄，但干净，雨水一洗，锃明透亮。1980年代港风流行，有时髦女郎穿牛仔褲、蹬高跟鞋，踩在石板上，“咯哒咯哒”，节奏明快而有力，我一听到，就想唱那句童谣：“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照妖精……”

小北门两侧房屋大多是那种徽派的明清建筑样式，我家也是。老屋四方端正，中间一口天井，仿佛一枚倒扣的印章。上、下两重紧密相连（据说，本来有三重，第一重拆除后做了通道）。内部是木制框架，中间嵌入木板就是一方内墙了。我喜欢一个人坐在木楼上，翻翻连环画，或者走一走，听听木楼板发出古旧的声音。母亲在大门两侧的空地上撒下洗澡花籽和牵牛花籽，它们蓬勃地生长，给夏天的傍晚带来好看的颜色和浓郁的香气。

老屋后面有一座小山，满山坡

梧桐树、苦楝树，还有两三棵刺槐点缀其间。春天里，梧桐吹奏紫色小喇叭，槐花一串串的，空气香香甜甜。苦楝树的果子摘下来就是过家家的“盘中餐”。小山是我们的童年乐园，它与城墙连在一起，或者说，城墙依山而建，据说男孩子们经常在上面玩“官兵捉贼”游戏，但城墙已经拆除很久了，我没有见过。

全家回城的日子应该是仲春时节，因为没多久就入夏了。出家门往左拐，直走十几米，再右拐，一直走到头，便见到藕池“莲叶何田田”的景象。所谓藕池，其实是一个天然的池塘，面积大，水质也很好。去往藕池的路左侧，坐落着小县城唯一的一家食品厂，从那里传出来的机器轰鸣声和飘出来的麦芽糖香气，我现在似乎还能闻到。

清晨，母亲一手挽着衣篮子，一手提着洗衣凳，走出家门。我一骨碌溜下床，拽过母亲手中的洗衣凳跟着她。印象中，家里是通了自来水的，母亲一为省钱，二图方便，一篮子衣服从揉搓到清洗可以一次完成，而不像在家里的小水池里要反复清洗好几遍，直到没有肥皂沫为止。母亲

常说，小时候的我有男伢子气。我就想，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气”呢，后来的我为什么就没有了呢？

母亲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随时等待召唤，帮她拧拧被单之类。夏日的清晨，微风拂面，送来缕缕淡雅的荷香。太阳初升，荷叶上的水珠闪着光，滚来滚去，随风飞落湖面。母亲挥动棒槌，声声响彻荷塘，密密匝匝的荷叶下，惊起几只水鸟。荷花正陆续盛开，以红色为主，在绿叶清波的衬托下，娇艳欲滴。我仿佛还有些愁闷情绪，为什么没有白荷呢？风声、鸟声、蛙鸣、捣衣声……自然界的美妙声音让清晨的藕池显得更加寂静。寂静会滋养我们的灵魂，想必我人生的一大半诗意便来自于那个时候。

藕池边有座寺庙，叫青林寺，是1326年僧了智创建，约有700年历史。有池水荷叶荷花相伴，寺庙更显清幽。每天陪母亲洗衣时，都能听到寺庙传来诵经声。青林寺的晨钟暮鼓似乎也让我们有了几分佛性。某年我班有个女生摘莲蓬，不小心掉水里去了，水很深，

她不会游泳，但扑腾几下，竟然自己上来了。有人说，是女生太胖，浮力大，还有人说，是青林寺的菩萨慈悲。

可惜的是，后来藕池被抽干、填埋，建成了农贸市场。随着房地产开发，小北门全部被拆除，青林寺的范围也被一再挤压，陷于各种水泥建筑和商铺的重重包围之中。那清亮的石板路，那古色古香的房舍，那荷香阵阵、波光闪闪的藕池全部消失了，但青林寺逼仄的空间里仍有阵阵诵经声传来……



欧阳玲燕，写诗及散文，有作品在《安徽文学》《诗歌月刊》《雨花》《诗潮》等刊物发表。

在望江的天空下吃手擀面

陈少林



我们村原先叫老街村，这个村名直接跟华阳镇甚至跟望江县有关。望江县首镇是华阳镇，华阳镇首村是老街村，而这当中最神奇的就是，老街村是由华阳镇这座近千年古镇的华阳河街派生出的农业村



陈少林，望江人，现居杭州。有作品载《散文》《清明》《草原》《西湖》等刊，出版散文集《月亮是盏不灭的灯》《向上的泥土》。

落，亦命名为街。

我并非故弄玄虚，我只是想说个事，我，以及我们，曾经与手擀面的事，地点就在老街村（现名司阁村），就在华阳镇，就在望江县。

少年时期，无数次我站在老街村、华阳镇、望江县的天空下端着一只粗瓷大碗，无比神圣、津津有味地吸溜着手擀面。

手擀面是个历史悠久的大篇章，不仅方便面丝毫不能与之争锋，就连挂面也要对它甘拜下风。在时间的悠远流程和空间的广泛度上，挂面只能屈居为手擀面的兄弟。其实，手擀面是挂面的最初阶段，是挂面的简体版，二者只在形体上有做工精细与否、晾晒与否、营养及口味好与否的区别。手擀面做工简略粗大，无需晾晒，可即擀即煮即食，营养、口味也更多保持了麦子原本的成分。

手擀面同油灯烛火一样，散落、深居、安静地存在于千家万户村居的房子里。挂面因为要晾晒，必须暴露在阳光下，路人经过作坊门前，一目了然。而曾经的手擀面则纯粹是在室内制作完成，纯粹像是各家的小家碧玉，每家都有，每家都做。村庄里有一种公开的秘密行动，那就是每家隐于室内做手擀面。

在老街村还有麦子的时代，每到黄昏，从村街经过，必能听到每户正

在做手擀面的动静。老街村的村街很长，有两公里的样子，一字排开在同马大堤下，非常壮观。

我最喜欢瞎溜达。不是吃过了饭要溜食，我家还没开饭，母亲还在紧张地擀面。我要溜诗。通常是当天我在工作之余背熟了一首唐诗。肚中有诗，境界就不一样，就要借助溜村街、赏村景的形式来对应一下。

有时候我正温故着“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类的诗句，忽然不知从哪家窜出一条狗——村庄里的狗都是土狗——凶巴巴地往我跟前撵，但还未及张口吼叫，就被我断喝一声：“瞎了你的狗眼，连老子你都不认得！”于是那狗便噤若寒蝉并作摇头摆尾状。为了表示歉意，它便跟着我，陪着我把一条两公里的村街溜到头。

而在往回溜时，就不止一只而是多达十几只狗跟着，几乎是一个班的编制。它们一两只在我前，八九只在我后。人与狗，或曰狗与人，高一脚低一脚、左一拐右一拐地从村街上迤迤而过。这种情景，让村人笑话、不解，多年后，我回家过年，他们中有人碰到我，总要提一提，当然并无恶意。队伍虽然堪称庞大，却都是静默的，犹如一支影子队伍陪着我。我边走边温故唐诗，也不出口，而是默诵。那个时辰，村街上也无别的行人，所以一路都静得恰好。

已然灌满于我耳中的各家擀面条的声音便获得了最大的张力，就像黄昏夜里未能关得十分紧的水龙头间隔落下的细微的水滴掉在盆里，十分醒耳。我仿佛看到主妇们双手若即若离地来回滚动着擀面杖。矮桌面上，面团慢慢蔓延成半平米大小、三

分之一厘米厚度的面皮。

擀面接近尾声。持续若干分钟的由擀面杖与麦子与面粉与水份的对撞、挤压、磨擦而发出的单调又繁杂的啪嗒啪嗒声戛然而止。然后就是快速切成拇指宽中指长的面条，下到开水锅中。

擀面的姿势和“啪嗒啪嗒”的声音却在定格中回旋不已。我在声音中捕捉形态，又在形态中提振声音。实则形态亦是声音：声音是声母，形态是韵母，二者共享高音区、中音区和低音区，深驻于我的耳廓。手擀面的声音，就是那般坚实和悠远，悠远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仍在我的骨头中脆脆地回响。

每次我溜完街回到家时，母亲的擀面条已差不多要煮熟。那几个小家伙——我的几个弟弟和妹妹，都一手捏只碗，一手握两只筷子，在灶门口像半大不小的狗似的候着。

矮方桌子上仍有撒漏的干面粉，显得有点狼藉。一根长度一尺五左右、直径约四十毫米的擀面杖，歇在旁边的八仙桌的一角，还没有被挂到墙钉上，它光滑圆溜，呈现着栗木的古铜色。

后来我们老街村不再种植麦子，就没有谁家再擀过面，要吃面，就去镇街上老汪家作坊买挂面。

老街村所有的擀面杖就此不见，华阳镇所有的擀面杖就此不见，望江县所有的擀面杖就此不见了，如同一只只曾在我家堂间高墙上筑窝长住的燕子，不知何时就突然地消失，再也不回来了。

只有我还在异乡的天空下依然时不时地以虚拟的动作吃着一碗碗老街村的华阳镇的望江县的手擀面……